

李太太是小区的活跃分子，组织广场舞，参加联欢演出，热闹的地方总能看到她。爱热闹的人也爱说，李太太就有一张好嘴，她见了售楼处或物业上的年轻姑娘，总是无比怜爱的眼神，“我的乖，这姑娘怎么长这么俊呢！”

李太太很快和小区的人都熟了，见谁都要聊上一会儿。小区的人都听过她那句温暖人心的话：邻里之间的，就应该互相照应，互相帮助，谁让咱们是邻居呢。远亲不如近邻呢！

在业主群里，李太太也是最活跃。每天给人们发热情的问候，给物业点赞，送鲜花，分享各种各样的养生秘诀。

李太太每天操劳着各种事情，她瞧不上一单元里的方太太，对大家的事缺热情。方太太见谁谁只做笑着点点头，然后各走各的。经常和老伴拖个手拉车去超市，傍晚就挽着老伴在小区散步。

李太太看不惯，李太太也是最活跃。每天给谁都要聊上一会儿。小区的人都听过她那句温暖人心的话：邻里之间的，就应该互相照应，互相帮助，谁让咱们是邻居呢。远亲不如近邻呢！

李太太很快和小区的人都熟了，见谁都要聊上一会儿。小区的人都听过她那句温暖人心的话：邻里之间的，就应该互相照应，互相帮助，谁让咱们是邻居呢。远亲不如近邻呢！

李太太在家怎么憋得住？她得下去找人聊聊天。穿上羽绒服外套，戴上口罩，出门进了电梯。咦？电梯墙上粘着一包抽纸，还贴着提示牌：一次性按钮专用纸，请勿带走。李太太看了马上拿出手机，拍了照，发到群里，一下给物业送了十几朵玫瑰。

李太太抽了几张纸，出了电梯。楼下冷冷清清，转了一圈，也没见着个人，只好无聊地往回走。快到楼下时，一个人影往自己楼门洞去了，她先是一喜，想赶紧几步拉住那人，很快又停住了。那是方太太，可能是出来扔垃圾的。是啊，整天算计自己那点生活的人，有什么可聊的呢。

李太太进了电梯，马上发现“一次性按钮专用纸，请勿带走”的提示牌还在，抽纸却不在了，怔了一下，随即好像明白了，一下子全身都激动起来。她匆匆出了电梯，直奔物业走去。

小林姑娘值班，戴着口罩在电脑前忙。李太太嘴里喊着“我的乖”，上前就握小林的手。小林惊得直往后撤：“大妈，您这时候，有什么要紧的事？”李太太怔了一下，拍了一下手：“嗨，你看着我，见了你只顾着亲了，忘了这病毒的事了。闺女，我是向你反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咱们物业考虑得周到，在电梯里准备了抽纸，这是多么大的好事啊！可是竟有个别的业主，为了一点利益，不顾其他业主的死活，把抽纸拿回家去用了！”

“会有这样的事？”小林不相信似的，“是您那单元的抽纸不见了吗？谁会拿一包抽纸呀？”

“怎么？你还不信？我亲眼看见的，就是那方太太，整天拖着手拉车买便宜鸡蛋的那个！”

小林听了竟笑起来：“大妈，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吧，方太太怎么会拿抽纸？”

“闺女，你这是信不过大妈我？走走走，你亲眼看看不就清楚了！”李太太说着，又要伸手去拉小林。小林忙缩了缩手，跟在李太太后边去了。

进了电梯，李太太就说：“你自己看，闺女，你……”她忽然愣住了，那包抽纸就在电梯上粘着呢，反而粘得更结实了。她抽纸的时候，一边的胶布已经脱落了，现在两边都牢牢地粘上了。“这……这……”李太太疑惑地喃喃着。

“大妈，您可能不知道，这些抽纸都是方太太捐赠的，整个小区的。方太太还给物业捐赠了很多口罩、手套、测温枪还有别的，很早就提醒物业做好防疫，还帮着物业定了详细的防疫计划。她不让说是她捐赠的，要不是今天这事，我本应该遵守承诺的。还有，方太太的儿子和儿媳都是医生，他们都已经报名参加援鄂医疗队，去武汉防疫一线了。”

李太太搓着两只手，脸上的红云从口罩的边沿升上来：“原来这样……原来这样……这邻里之间的……我应该向方太太学习。”

太白湖畔

老家之旅

徐明金

圆月眨着眼睛看着我，些许秋风悠然而过，缕缕的多愁在我的心头飘荡，久久不愿散去。望着灯火阑珊的城市，此时此刻，想家的念头突然那么强烈，张扬着我浓浓的家乡情愫。

我可爱的小山村，又一次走进我的梦境。我仿佛看到了，步履蹒跚的父亲在门口不停地张望，望着村中我回家经过的小路，急切寻找着来去匆匆的人群中，是有我的身影？八仙桌上，热气腾腾的饭菜已摆好。那可是年迈的老母亲精心烹制的佳肴，那可是久违的味道。很长时间没有吃过妈妈做得饭菜了。

岁月无声，我与故乡渐行渐远。村中的小河，羊肠小道，石头垒砌的小坝。潺潺的流水，又留下了多少儿时嬉戏打闹的情景。母亲的菜地，儿时的苹果园，田野里的庄稼，路边的野花、野菜，在我的梦里归来又离去。

吱呀吱呀，忙碌的压水机，灌满水桶。甘甜的老井水，直接拿起用葫芦做的水瓢，舀上一瓢，咕咚咕咚，畅饮起来，那种豪爽，那种满足感，至今能让我回味无穷，久久不能忘怀。

房前房后，墙角旮旯，大树下，麦秸垛，游戏的童年。又怎能让我忘怀？儿时的小伙伴，你现在又在哪儿？儿时的我们，所做的调皮捣蛋的事情，又怎能从我儿时的记忆里抹去？那时候的我们，看着在大街上威风凛凛的，大摇大摆，横冲直撞的大公鸡，总想把它威风给灭了。路边的石头就成了我们的武器，不偏不倚，正中下怀，投得大公鸡，扑棱着翅膀，灰溜溜地逃跑了。我们却仰天大笑。

写到这里，多情而又伤感的是浑然天成的西侯幽谷，是记忆中原生态的自然风光。在我的笔端，绕不过那汨汨清澈的泉水，拥起一汪清泉，自己可爱的面孔映在泉水上，再尝一口甘甜的泉水，从嘴里一直甜到心里。

梦里几回，总想着再走一遍儿时走过的路，去姥姥家的那条小道。路过的小溪，不知小溪还在不在？儿时的小溪是否静等着我故地重游？儿时泥土筑起的小坝，还在不在？心中知道，那些早已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无影无踪了。多么想用脚步丈量儿时的路，用心回忆那熟悉而又模糊的景象。用手抓着那翩翩的蝴蝶，放在手心细观，再让它飞来飞去，和我追逐，用塑料袋做成的网兜，是否伤害过它们。

秋天的田野，处处洋溢丰收的喜悦。笑弯了腰的谷子、高粱，咧开嘴的大豆，不时有野兔窜出来，给这丰收无限的乐趣。二姨家的砖窑顶上，有我的快乐时光。在上面烤地瓜，煮花生，虽然没有把酒言欢，但有看着繁星点点，枕着月亮，酣然入梦的喜悦。那时的我，也帮姥爷在田间地头盖草垫子，尾随姥爷后面，趁他忙碌中，偷偷拿起他的大烟袋，用他的烟锅子挖土，给他的烟袋里装满土。慈祥的姥爷，总是乐呵呵的，也许是含饴弄孙之乐吧。

的确，好久没有回家了。想家了，悄悄拭去两颊的泪水。中秋佳节悄然而至，我想看看家乡的圆月，我想陪在父母身边，为父母斟满一杯酒，诉说衷肠。

说走就走的老家之旅，我早已归心似箭了。

重阳菊花香满山

周天红

南 荷北佛

种菊花过日子的，还有好几家娶了邻村的好媳妇，砖房都盖起了。菊花入药的事儿，那就不说了，书本里早有记载。菊花酿酒，也是村子里的一大特产。

制作菊花酒，那是考验手艺的。一是泡，一是熏。泡，就是把菊花用布包着，捆成一小包一小包的，直接放进酒里，要不到一个星期的工夫，菊花与酒就能散发出特别的味道。熏呢，就是把酒装个大坛子，把捆好的菊花包吊在坛子口，密封好，让菊花香与酒香慢慢碰撞，碰出美味。泡来得快些，熏少不了一两个月，是出不了菊花味的。

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难。酒要多少，菊花要配多少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味道，那都是靠经验靠眼力的活儿。菊花用多了，那酒味是苦的涩的，难以入口；用少了，又出不了菊花香。村里人的习惯，一大坛子酒，手握紧两大把菊花就足够了。菊花遇上酒，那是整个村子的另一种味道。家家户户都酿，那是招待客人的上品。

开坛十里香。村子东头的人家把菊花酒开了坛，村子西头干活儿的闲聊的，都能闻得见香气。那菊花酒浓浓的香味，把重阳的节气点缀得更更浓厚。

站在屋檐下，望着村子口，酿着菊花酒，亲戚朋友应该是上门的时候了。七大姑八大舅，山里山外的，近亲远房的，顺着村子口那条上百年的青石板大路，三五成队的进了家门。村子里，一家来客，大家热闹。递烟递水，抬板凳摆桌

子，取柴火帮厨房，都没讲生分讲客气，走进门就帮着干活儿。大碗小盆的菜端上桌，菊花酒就该上场了。主人家抱着酒坛子酒罐子，揭开封口，满屋飘香。倒出菊花酒，金黄色清亮亮的，看一眼就有食欲。忍不住先夹上一大口，眯着眼，爽。再夹上一大块老腊肉放进嘴里，那就是神仙般的日子了。村里人有句俗语：二两菊花酒，封个王爷都不走。

菊花酒上了桌进了肚，家常话就摆开了。明年你家的菊花怕是还要大干，至少得扩种好几亩。这菊花酒现在你酿了几大坛哟？我家那几坛都喝完了，给你借两坛行不？过年你家娃要回来不？回来我送他两坛子菊花酒。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他一句，重阳节的气氛就上来了。猜拳的猜拳，喝酒的喝酒，吃肉的吃肉。遇到隔壁有串门的，拉着就往桌子边板凳上按。来来来，整两杯菊花酒，还分你家我家他家，进屋就是一家。菊花酒的味道就更来劲儿了。李三爷赵二叔张八哥的，昨天还因为一点鸡狗小事闹了一场脸红脖子粗的，一坐下来，两杯菊花酒下去，啥事儿都了了，多和谐呀。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一个村子里，成天眼看着，遇到的事儿都不是事儿，有酒一起喝了就好。

金鱼岭上的菊花，那是村里人的命根子，村子里哪家哪户不种上个三五亩的。不卖钱，酿点酒，闻闻香也好呀。菊花不只是风景，还是生活与生命之花。金鱼岭是沙质土，利水保肥，是菊花

生长的地方。一梯一台，一山一岭，一沟一坳，在阳光里，灵动着菊花的味道。据说，那菊花种植技术，是村子里一名老中医引进的。本来是想种点菊花，入药入汤，医治病根。没想到，一株菊花满山香。村里人把菊花种得多了，换柴米油盐，换家庭开支，还酿成菊花酒，成了山里重阳时节最味道的记忆。

菊花香，酒味浓，重阳闹。一个节气，一朵菊花，黄了浓了，都是为了迎接亲朋与客人，或是远方天边某年某夜某人的归程。重阳美酒加菊花，你还能去哪里呢？喝一杯菊花酒，无论是爬山还是举杯夜谈，只要亲情友情常在，一切都好着呢。

重阳菊花满山香，还有一杯酒。走在城市的街口，是什么误入心田？是菊花，是酒，是该回家的时候了。

满目的枫叶，在目光和心灵里，燃起一团团的火焰。一只归巢的飞鸟，心中溢出一股融融暖意。一壶浊酒喜相逢，亿万心灵沉醉。秋风起，秋霜寒，茱萸遍插。今天，我不做那个孤独的异乡客。刘帝恩 摄影

这里山体浑厚，气势雄伟，沮水三面环流，山上林森茂密，望之林壑幽美。黄帝陵景区由轩辕庙和黄帝陵组成，轩辕庙在桥山山麓，而黄帝陵则在桥山之颠。位于黄帝陵印池广场前的标识牌，总高4.5米，寓有九五之尊及五湖四海对始祖黄帝的敬仰。轩辕广场气势恢弘，由5000块秦岭天然河卵石铺砌，象征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悠久历史。此处成为华夏儿女的朝拜之地，每年的两次祭拜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，正共同见证祭拜的庄严时刻。

坐在光滑柔静的台阶上，透过古柏群，环视桥山，北面的太平山安详地诉说五千年岁月，南面的长寿山、印台山景仰着古老文明的祥瑞瑞气，东面的龙湾、虎山用那慈祥的目光抚慰着中华儿女，而西面的凤凰岭正沐浴着万道霞光。苗青 摄影

我们的节日·重阳节



一缕阳光闪过，风起处，菊花把金色岭装饰得像一条游动的金鱼。重阳节就要到来了，整个村子被菊花拨弄得再一次忙碌起来。

大小小小，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背背筐的，挑箩筐的，提竹篮子的，一大清早就往金色岭走，采菊花了。菊花黄了就得赶紧采，三五几天就开繁了开过头了，要是遇了阴雨、浓雾或是霜打，那就麻烦了，变霉变味，能喂牲口不错了。阳光里，是采菊花的最好时候。

采菊花，眼快手快脚板儿还要走得快。坡上坎下的，提着竹篮子，真得撸起袖子大干，还不能乱采，只能采花，叶呀藤呀草的，采进去了不好分出来，晒干了就要出怪味儿。边采边走还得小跑，大包小捆的，扛上肩膀就得使出全身力气。金色岭上，满山遍野都是人，像蚂蚁搬家一样。村子里，家家户户，房前屋后，檐边坝里，大堆小堆的，都是晒着的菊花，一个村子都是金黄。

菊花是个好东西，入药、酿酒、挣钱。晒干的菊花，背到白合场的收购点，小半背筐就能卖到一大把钱。那比卖木材、石头、粮食轻松多了，尤其比卖猪强。早些时候，村子里不通公路，起早摸黑地把猪儿喂肥喂大了，还得请人帮忙抬去卖。从村子里去白合场，翻山越岭，要大半天的功夫。人工费再加上伙食费，一头猪就去了三条腿了，所以，村子里有“三脚猪”的说法。种菊花合算，省工省时又省力。站在村子口摸着指拇一算，哪家哪户不是靠



泉之林

乡愁(外一章)

路琳

曾怀着景仰的心情，瞻仰过曲阜的少昊陵，又前往淮阳的太昊陵，但真正让我震撼的，却是延安黄陵县黄帝陵。一根承载历史与现实的苍柏树，让我心生无数的感慨。

虬枝盘曲，枝干炸裂，无数新生的枝条，冲破重重束缚破壳而生，五千多年的沉淀，哪管天地造化之不公。站在黄帝陵的轩辕柏前，我心潮澎湃，思绪划过亘古的苍穹，回望洪荒的中原大地，渐渐浮现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——黄帝。

宇宙洪荒，盘古开天辟地，女娲抟土造人。人类之始，万古混沌，黄帝播百草，制衣冠，建舟车，制音律，作《黄帝内经》，中华文明从此源远流长。

黄帝的功绩远不止这些。他是一位目光远大，勇于担当，敢作敢为的部落首领，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威势和重压，他从不屈服，顺势而变。他先借势打败炎帝，使其臣服，后化敌为友，共同联合，力挫九黎氏族部落联盟的首领蚩尤。涿鹿一战，天下平定，四海安宁。

站在老柏树下，透过五千年变幻的天空，默默想念无比景仰的先人。有天早晨，黄帝披衣下床，信步走出门外，站在山脚下，抬头望那淡远的天空，心中生出无端的烦

公元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四日那天傍晚，窗外暗下来了，深秋冰凉的雨淅淅沥沥地地下着，屋外廊道檐子上不时有雨滴噼里啪啦地落下。

吃过晚饭，双手枕于脑后，半靠在被子上。透过发污的白色蚊帐布，望着棚顶那盏橘黄色光的灯发呆。在这儿住两年了，一栋二层办公楼改成的单身宿舍，厂卫生所、行政科还在楼下呢。这屋分里外间，我、曹工和小侯住里间，外间住着小蔡，一个强壮的青工。

里间屋的我们仨，都是九二年进厂的。小侯十八岁打技工学校毕业，曹工和我则是分来的大学生。他们家都在周边，每到节假日都回家了，里外屋有时整个二层楼上只剩我一个，空落落的。下了班，小侯常去找同学玩。曹工有个女朋友，是他高中同学，大学毕业后分在别厂工作，俩人都住单身宿舍，不是你来我这儿，就是我去你那儿做饭吃，只有我这样躺在床上发呆。

外间屋门开了，隔壁屋滕工走了进来，站在里间屋门口那儿，绷着嘴，镜片后面一双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。我忙坐起身来，笑嘻嘻地问：“咋样？回信了？哪个？”

大运之河

一棵老柏树

孙守名

恼。四海晏清，天下承平，这是他久远的梦想。而今，中原战火重燃，骁勇善战的蚩尤率领八十一个氏族部落纵横天下，只弄得民怨沸腾，苍生无望，这怎不让他忧心如焚。

面带忧郁的黄帝，坐在凸起的岩石上，目光深邃地越过无边无际的丛林，越过初起的晨雾，越过连绵起伏的群山，停驻在那个遥远的地方。晨雾渐聚渐多，天空也飘起朵朵白云，祥和而又沉静。他慢慢踱步到一块平坦的地方，环顾四周，突然有了栽种一株柏树的念头。他想以此表达治国安邦的鸿鹄之志。小小的圆坑挖好，稚嫩的小树苗，填土，浇水。微风吹来，树苗微微颤动，像闪电般，瞬时传到远处层层叠叠的丛林，山谷间顿时响起阵阵的波涛之声。

这棵古老的轩辕柏，就保留在黄帝陵内，高五十八尺，上围十一尺，中围十九尺，下围六尺。古谚有云：“七搂八拏半，圪里

流年

相亲纪念日

胡成江

他抿着嘴，不说话。滕工早我两年进厂，一个哈机电专业毕业的黑龙江人，分到鲁西南这座小城里，在那个年代也算稀罕的。甬问，他老家一定在这边，属于当年“闯关东”山东人的后代回流。我们这样的人，除了有个那个年月尚可“我一下”的文凭，剩下的资本只有年轻了。厂子里女的少，适龄的就更少了，有几个，长得歪瓜裂枣的，找对象只能靠熟人介绍相亲了。

我是一个人拖着个皮箱来的，在这座城市里没大熟人，除了厂里的，还有一个姐姐、一个老乡和一个亲戚。过去的两年中，我没少去相亲，见了大概有两打吧，没遇见一个怦然心动的，一个个还盛气凌人的架势。

相亲次数多了，大致总结出了这小城人的婚恋标准：一看单位，二看家庭，三看

模样，四看学历。单位优劣依次为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大企业、中型企业、小型企业，咱倒数第二。家庭嘛！首看父母是否有权势，其次父母家也得在当地，理由是有了孩子有人看，真实实际的，这项咱得零分。模样嘛！咱说不上英俊，可也不丑。那会儿咱又不胖，一米七三七四的头儿，虽没啥优势，也不算太矮的；模样自我感觉良好，也不是人人见了都打眼的。学历嘛！咱总算能得点分，还是个末位指标。这样核算下来，咱在这小城里并不招人待见。

一个同事相中了滕工，把她外甥女介绍给了他。俩人还是有缘，恋上了。我呢，又多了个能给介绍对象的熟人，前两天连着给咱介绍了两个。这后一个，令我砰然心动，大有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之感。

滕工早我两年进厂，一个哈机电专业毕业的黑龙江人，分到鲁西南这座小城里，在那个年代也算稀罕的。甬问，他老家一定在这边，属于当年“闯关东”山东人的后代回流。我们这样的人，除了有个那个年月尚可“我一下”的文凭，剩下的资本只有年轻了。厂子里女的少，适龄的就更少了，有几个，长得歪瓜裂枣的，找对象只能靠熟人介绍相亲了。

我是一个人拖着个皮箱来的，在这座城市里没大熟人，除了厂里的，还有一个姐姐、一个老乡和一个亲戚。过去的两年中，我没少去相亲，见了大概有两打吧，没遇见一个怦然心动的，一个个还盛气凌人的架势。

相亲次数多了，大致总结出了这小城人的婚恋标准：一看单位，二看家庭，三看